

第一輯

五 千 一

曲 艺



五 千 一 (西河大鼓)

孙來奎作

上場詩：

小麦登天梯，
亩产五千一，
打破旧保守，
創出新奇迹。

社会主义建設热火朝天，
大跃进中的奇迹說不完，
河北省有个安国县，
小麦亩产达到了五千一百〇三。
这件事出在了南楼底乡单头社，
是第一队的丰产田，
挑选了一亩七分地，
交給了占怀、春合两位社員，
李占怀是个种地的能手四十来的岁，
李春合是个好看書、好看报、有干劲肯鑽研、人人
贊称的好青年。
他二人，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
就开始了浇地鋪肥把土翻，
鋪底肥、大粪干每亩一千六，
深翻土二尺一寸地发宣。

咀里念着：“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
种麦的日子你快到眼前。”

这一天，种麦的时节就来到了，

各队里种麦都忙了个欢。

他二人也忙着去下地，

背着麦种扛着耧把牲口牵，

出村庄往地里看了看，

嗨！遍地里、噍噍噍、喝喝喝、又说、又笑、又热
闹，

也有女来也有男，社员们种麦正干的欢。

他二人来到地头上，

把牲口套好抽了袋烟。

李占怀步量了步量算了算帐，

瞅着这种子可为了难，

暗说道：“领导上叫按着二十斤糗，

以我看这事不准沾弦，

我从小就生长在庄稼地，

和坷垃打架三十来年，

也不敢说有点老经验，

种地总比别人占先。

都知道，地壮苗稀长的旺，

没听说苗稠壟窄还能过千，

再说不按着原则办，

又对不起领导和社员。”

又一想：领导叫怎么办就怎么办，

服从领导理所当然。

他这才倒上了种籽定好籽眼，
回手就把耩把端，
叫声春合赶紧的走，
李春合答应了一声扭扭牵，
嗒嗒嗒、是一趟一趟骑着耩耩，
一遭一遭来回里翻。
耩着地，他是盯着籽眼流的快慢，
也不许它多，也不许它少给他来个、地也耩完籽也
用于。

他的思想上可是要这么办，
他的眼里，可是老看着种子流的太欢，
看着有点玄，

心里一含糊手可没有准了，
这问题就出在手上边，
耩完了麦子算了算帐，
到了儿还落了个不沾弦，

一亩地才用了十八斤种，
两个人，皱着眉头在地头上恭呆了多半天。

春合说：“占怀你耕地是个能手（哇），
是怎么，你今天差的就这么玄？”

占怀说：“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啦，
我今天老觉着手脚不如先前。”

他二人神情不安的回了家转，
心里可压上了一块砖，
有心见领导又觉着难看，
就这样吧，欺骗了领导又心不安。

常言說“丑媳婦懶把婆婆見”
在肚子里憋了两三天。
李支書和乡委書記下了地，
把播种的情况检查翻，
一块一块的挨着走，
检查到他两个种的这块田，
扒拉开敷土看了看，
哼！心里就是一动弹，
丰产田施种数量全是一样，
这块地、是怎么、和别的不一樣。
俩書記回到社里才把他問，
他二人就知道这事不能隱瞞，
无奈何这才对領導說了一遍，
两位書記，严肃而溫和的开了言，
說：“占怀呀！要說你別的我不知道，
論种地，你是个能手我很了然，
是怎么今天就差的这么远，
依我看，你这保守思想还特別严重，
对新鮮事物还有点看不慣，
总以为那老一套的規矩不能推翻。
你們俩不执行決議瞎胡干，
要减了产这責任誰負担。
这个事还得強調你們返工再另干，
少用种子即算不沾，
或者是另耕或者是补，
至晚不能过明天。

你們俩心里也不用难过，
咱这是为工作誰也不許犯主觀。”
两个人这才回家去，
想主意研究打算盘，
有心毀了它另織吧，
先織的种子算白扔了錢。
想了半天，春合提出了一个意見，
說：“我想起了，报纸上常常介紹苏联，
人家苏联，窄壟密播的先进經驗，
小麦亩产都两三千，
是不是咱們两个也干他一下，
把苏联的經驗利用一番，
用小鎬，在五寸的壟背再来上趟，
这样一来，把所有的閑地就全占严。
以我想，顆多了才能多打麦，
非这样不能够搞成丰产田。”
占怀摆手說：“拉倒罢，
別拿着社里的土地鬧着玩，
苏联的先进經驗当然是好，
搬到咱这里不准沾弦，
咱和苏联土質气候也不准一样，
要鬧糟了，也对不起咱們的众社員。”
春合摆手說：“不要紧，
咱和苏联一个居北一个在南，
說气候苏联比咱国更加着冷，
要是論土地咱也不准比他玄。

再一說，咱种的地深底肥又大，
还有机井，追肥浇水也不困难，
种籽多了一定能长好，
咱趁早，別在这死圈里打轉轉。”
占怀說：“种多苗多这根怎么长呀？”
春合說：“咱这地深麦根可以往下鑽。”
占怀說：“倘若要不行了可怎么办？”
春合說：“若真不行了随时再去总苗也不費难。”
占怀想了想說：“好好好，
我这老脑筋也跟着春合轉轉弯，
你要敢想我就敢干，
開好了，一定能翻几番。”
他二人拿好主意就睡了觉，
簡短截說就第二天，
一个扛着鎬头一个背着种，
二次又来到了試驗田，
李春合用鎬头搜沟在头里走，
李占怀紧跟着撒籽在后边，
撒着撒着把春合叫，
說：“春合呀，我可老看着这事有点玄！”
春合一听噗哧一笑，
說：“你这个人哪，怕烧着、怕烫着真不消弦，
咱打着怎么办就怎么办，
干什么老是脚踩着两只船。”
占怀点头說：“对对对，
就依着你的办法学苏联，

常言說胆小不得將軍做，
咱豁出闖闖這一關。”
他這才鼓了鼓勇氣就撒開了手，
和春合兩人干了個歡，
一共是一亩七分地，簡短截說就全干完。
來到地頭算了算帳，
一亩地又用了二十三，
這兩次，一亩地合四十一斤種，
吓的李占懷呀！把舌头一伸眼皮兒一翻，
說：“春合呀，这回咱們可壞了事啦，
領導要問咱可怎么還言？”
春合擺手說：“不要緊，
我親自去和領導談，
你心里只管沉住氣，
這點事成不了亂子山，
真正要過年減了產，
你包二百我包一千。”
占懷點頭說：“就这么辦罷，
可有一件，有了問題咱們倆個誰也不能抱怨。”
他二人這才回家去，
一連着就是好幾天。
也不知道是那位同志的嘴这么快，
早給在太街上作了宣傳，
大街上，是七嘴八舌頭的紛紛議論，
他們的論調可不一般。
有的說：“新社會淨出些新鮮事。”

有的說：“这是楞仗着种籽往地里填。”

也有的說：“咱閑扯別管人家的事，
个人有个人的小算盘。

李春合年輕人可有个鑽研勁，

李占怀种地也种了这些年，
心里沒根，人家也不能这么办，

你們哪，別拿着这事当希罕，

現在咱觉着看不慣，

赶过年見，定不住就許收两千。”

咱不說人多嘴杂說长道短，

单把占怀表一番。

自从种完了这块麦，

走里摸外就心不安，

今天又听見这么些个話，

更觉着心里不坦然，

无奈何才来到支委会，

一見了支書便开言，

說：“支書呀！我今天找你有点事，

还是为咱那块麦田，

头次叫我多耩我耩的少，

这次补苗又冒了尖，

我这个錯誤可太严重，

对不起领导和社員，

求领导狠狠的給我个大处分，

开除我的社籍也不冤。”

支書一听哈哈笑，

說：“占怀呀！这事春合早对我談，
我觉着这事办的很对，
你們要大胆的敢于勇往直前，
不用管，看不慣的人們胡乱嚷。
有困难、咱党里大力来支援。”
占怀点头說声“是”，
他这才找春合又去收拾麦田，
又調整畦子又平地，
净盼着麦芽往外鑽。
不几天麦芽就出了土，
嗨！又青又嫩真新鮮。
春合說：“占怀怎么样啊！
你瞧瞧，这麦苗长的多舒坦。”
占怀說：“春合你先別高兴，
好坏不在这几天，
你現在就乐的使劲嚷，
再长糟了，叫人家說咱沒法还言。”
春合一伸手（伸拇指）我保他的險，
“見苗三分收”，是古來傳，
他二人是一个高兴一个害怕，
可是他倆的劲头誰也不惹。
眼瞅着麦苗越长越旺，
盘垫倒叶把地盖严。
有的說：“这麦苗长的倒也不错。”
有的說：“这純粹是块大草原。”
有个老爷子今年六十多岁，

他的名字叫李老賢。
李老头从播种就等着把熱鬧看，
今天他可嚷了个欢，
他說：“这麦苗长的倒不錯呀！
咱社里喂牲口喂羊可作不了难，
这是好把式耕的丰产麦，
沒壟沒背都辦成了毡，
趁早耕了他早耨地，
赶过年改成山药田，
仍这总种籽不算回事，
咱們社里有的是錢。”
任凭这人們是怎么样的講，
李春合还是意志坚强干的更欢。
眼看着一天到比一天冷，
小雪一到北风寒，
忽然这麦苗变了样，
有点发黄发蔫不如先前，
看熱鬧的人們又上了劲，
比先前嚷的更加着欢。
有的說：“这块地眼看就要坏。”
有的說：“割麦子呀咱赶快回家快磨镰。”
也有的說：“你們这說法純粹是些个娃娃派，
淨把些个小孩儿的見識往外端。
看見点好，立时就对着人家笑，
一点不好，随着就迎头来上一拳。
說这风凉話倒底有什么用呢，

現在咱們都是社員，
有了問題就應該幫助想辦法，
不能想法也別澆涼水把扇子搧。”
這直正人在地頭說了些直正話，
把大伙鬧的才沒了言，
唯獨那個李老头堵不住咀，
他是堅決看不起這塊麥田，
說：“怎麼樣啊！我說長不好就長不好：
你二人還一定要逞能裝聖賢，
這才是種一葫蘆長兩瓢，
早晚長成個兔子毛，
這丟人的麥子都過不了年。”
兩個人越听越難受，
尤其是、占杯的心里更發煩，
說：“春合呀，是不是依着你壞了事咧，
我早知道就得有今天。”
鬧的個春合也沒了主意，
又搭着他年輕人的經驗不怎麼寬，
在地里干活也干不下去，
在家里坐着也坐不安，
有心到大街上站一站，
閑話又老往耳朵里鑽，
春合只急的精神忙亂，
東跑西顛滿處里窺，
哪里有老農也去請教，
書本子報紙也亂拾翻。

指導站上也去訪問，
也不分黑夜和白天，
訪了來的辦法倒不少，
是老聽見人家說又沒有看見，
心裏頭沒根又不敢使用，
使用了怕越鬧越糟越不沾弦，
他左思右想的老拿主意，
坐到炕上老抽煙，
他娘也氣的直個勁的罵：
“你個混小子沒事找着我毆玩，
什麼事也逞能就顯着你，
我看看你，有什麼臉出門再見天。”
把春合鬧的可真夠了噲，
他這才、支委會又找支書談，
把這事儿、對支書、從頭至尾、這

般如此、三三見九、一五一十言講了一遍。

李支書笑嘻嘻的開了言，
說：“春合呀！這點事你何必這麼急眼，
沒告訴你嗎；有困難早對領導談。”
李支書才打電話打給了指導站，
兩站長共同研究了多半天，
說：“你們趕緊的追肥快澆水，
這是底肥的勁頭還沒往上翻。”
春合擺手說：“俺不敢，
怕社里有五定不能出圈，
定工定量、定肥料，

多施了肥料没人垫钱。”

支书摆手说：“不要紧，

你俩个搞的是试验田，

虽有五定，在你们这里算不起作

你们只管、细心大胆走上前，

用肥料、粗肥化肥咱有的是，

从党里说决不叫你们为了难。”

春合一听就有了劲，

和占怀俩人又干了个欢，

又追化肥又浇水，

那个李老头地头又开了言，

他说：“眼看着上冻啊还敢浇水，

放心吧！不过三天就全死完。”

谁知道没由了他这句话，

过了几天麦苗没死倒更新鲜。

老头又说：“今年长旺啦明年不旺，

麦无二旺是古来传，

若不信明年你们再看，

长好了把我的双眼剜，

它要能收上二百斤，

我情愿再给你凑上一千，

长个蝇子脑袋就不错，

这现眼的事还在后边。”

他二人也不听这些话，

意志坚强干的更欢，

又追肥来又浇水，

三六九，到指导站上去談談。

为研究常到新华書店，

找材料夾書不疼錢，

学习常到課半天。

傅短說，冬天过去春天到，

麦苗子泛青往上窜，

秀出穗米够多么好看，

齐整整的麦穗儿席儿一般，

沒法追肥啦，大伙用水冲着往里灌，

起了个名字更新鮮，

說什么叫順水流肥法，

惹的人們，哄哄乱笑都說希罕。

刮大风，怕倒了麦子沒法培土，

大伙四下里就用繩子拦，

眼看着过了立夏是小滿，

芒种节到把粒攻圓。

人人都夸奖这麦子好，

測量着每亩能收四千。

李老头硬說：“是吹牛腿，

要收两千，輸給你个脑袋也不冤。”

到在这会儿、誰也不听这老头的話，

都盯着割这块麦子磨好了穗。

这一天好容易盼的去割麦，

社員們都乐的挽着袖子直擰拳，

来到地头上看了看，

紛紛議論乱发言，

这个說：“这麦子长的算头一份啦，”
那一个說：“看意思十車也拉不完。”
說着話吶喊了一声就动了手，
噌噌噌一鐮拉不透又一鐮，
麦个子随躺随放都放不下，
个挨个、个罗个，麦个子都把地占严。
十拉个人整整割了多半晌，
这块麦子才割完。
共拉了十七車麦子是大滿載，
卸到場里麦个子堆的都成了山。
社員們都催着社里快打麦，
咱到底看看能打几千，
下部們也全說对对对，
齐大伙儿的把麦子摊。
有个老太太八十多，也帮助来搬麦个，
搬了半天也搬不动累的还咳嗽了多半天，
說：“老天爷呀这一亩七麦子可真了不起呀！
成了金山、銀山、麦子山！”
那个李老头也站在場里看，
不使劲喊啦，可是咀里自己个先嘟念，
他說：“这事可真够了怪啦，
希罕事专门出到今天。”
咱不說李老头心里納悶，
光說打麦的众社員，
連軋了四遍把麦了軋净，
揚場过秤把口袋搬，

光麻袋一戳戳了一大片，
會計也忙开了小算盘，
唏哩嘩啦的算了一遍，
每亩地，产量合五千一百〇三。
大家伙鼓掌哈哈笑，
說：“嗨！咱这个产量算上了天。”
大家都說：“这是占怀和春合的成績大。”
他俩也說：“不是，这是共产党的领导才有
今天。”

大家又說：“看誰还再說风凉話，
成天家，一葫蘆兩瓢的嚷这么欢”。
李老头一听可紅了脸，
一轉身就跑回家里边，
（夾白）一進門他老伴有点迷信正給灶王爷
燒香呢？

李老头唠嗑，給他撕下来就往鍋底下填
他老伴吓的往后一退，
“阿弥陀佛，你疯啦，为什么拿着那灶王爷
撕着玩，

倘若灶王爷見了怪，
咱这个日子可过不安。”

李老头气的說：“少說話，
沒神那麦子也合五千。”

打完了場，商議着要开个庆祝会，
赶紧着把電話打到县里边，
天刚黑县委書記就来賀喜，